

地名闲话 / 赵德明

# “东仓”杂记

“东仓”是指常州历史上为漕运而建在东门外大运河畔的粮食仓库，自元代以来曾存在了好几百年。遥想当年，这里是何等热闹，每到秋收稻熟，四里八乡或肩挑或车载，将一袋袋稻谷送到这里收藏起来，稍远一些就用木船运来，此番热闹情景一直延续到年底。次年春天“桃花汛起”，河水上涨，又有专门运送漕粮的木船停靠，将仓里储藏的稻米下船装运后向北而去。由于这种木船要通过长江经受风浪，运程又在千里之上，故都是大木船，长有20来米，载重可达百吨，吃水在2米左右。这些船只和船工都有专门的编号，受朝廷支配，运费由朝廷支付，未经允许不能运输其他物资。因此每逢漕运高峰，河中船只首尾相接，有时停泊不下，怕船只宽大影响航道，就只能临时停泊到白家桥一带。直到清后期沪宁铁路开通，漕运才逐步改为铁路运输或海上运输，“东仓”开始逐步冷落，再后来已无人关注，就是东门的人也大都不知。

1965年，我在东郊小学读五年级时，忽然分来一批同年级的学生，说是东仓桥小学的，因为校舍改造临时安排到附近的东郊小学，后来没到放假他们就走了。从此，东仓桥小学的名字我倒是记住了，但学校在什么地方，只是听说就在过去的东仓，具体位置我也未去打听过。直到最近我才得知，东仓桥小学就是原来“东仓”附属的“仓神庙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东仓”地块及用房被常州市民政局接手使用，现为常州市社会福利院。

过去常州东门外的大运河上有座东仓桥，其实规范名称是通济桥，是连接东外街和大运河南岸的主要通道。桥以仓名，大家叫熟了，“通济”反倒显得生疏。实际上东仓桥离“东仓”不是一点点远，直线距离至少在千米以上。东仓桥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倒塌，现在就是桥基也难寻找。同样，“东仓”的位置一般人也很难辨认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东坡公园的舫舟亭前，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大运河的正南方便是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在“东仓”靠大运河的岸边还可见到一座与河道平行的混凝土岸桥，两边各有20多级台阶，宽度有七八米，中间有一方形平台。我多次到上面玩过，但始终不知道派什么用场。最近经当地人指点，才知道这是“东仓”的配套设施，是装卸货物的平台，类似于今天的装卸码头。由于当时没有岸吊设备，装卸量也不大，只有需要时吊车才会装到平台上去，平时是看不到的，难怪我猜不出来。晚清民国“漕运”不再，“东仓”附近缺少陆路交通，物资难以转运，“东仓”的冷落不可避免，最后只剩下这座岸桥孤零零地相伴着运河。1984年，大运河整治，大运河旧貌包括“东仓”附属的岸桥全部消失。

“东仓”形成于何时，专家认为是明代宣德年间，工部右侍郎兼江南巡抚周忱所建。《光绪武进阳湖志》记载：“东仓在通吴门外运河边，明宣德年间巡抚侍郎周忱于各州府县设水次仓廩二百余间，增设县丞一员督其事。”当年，周忱在常州同时开建东、西仓，在运河上建造东仓（通济）桥、西仓（广济）桥等一批大型工程，留下了美名。不仅如此，周忱在武进芙蓉圩的治理也颇有政声，曾

筑高淳东坝拦来水，又疏通江阴黄田诸港以泄下水，使芙蓉圩开发出良田10多万亩。当地百姓感恩戴德，专门建祠，永世纪念。但我认为“东仓”的形成或更早些，确认“东仓”形成的时间年份，意味着同时确认城南渠（现称为大运河）形成的时间年份，有助于理清常州市区几条主要河道的相互关系。

所谓城南渠就是常州历史上的罗城壕。罗城始建于五代时期吴杨溥天祚二年，由刺史徐景迈开筑。罗城东至通吴门即今水门桥，南至德安桥，西至锁桥（也有标注到新市桥的），北至青山桥，总体呈纺锤形，周长有27里之多，据说是当时全国第四大城市，仅次于汴梁、杭州、苏州。1000余年前，构建如此庞大的城池非常人可以想象，如此庞大的工程量究竟实施到何种状况，史志缺少记载。目前图书馆保存有南宋咸淳四年的《武进县地理图》，标注了城南渠的完整走向，说明最迟在南宋，城南渠已具备一定的运输能力。

据资料记载，元代大德年间，常州府判官袁德麟决定开浚城南渠。基于原城南渠已有雏形，只需进一步开浚，故袁德麟才下决心发动民工，利用农隙，耗时半年，一气呵成，“自东而南，自南而西，延袤凡十里，比旧益深广。”自此，“数百年之绝潢断港，一旦为通津，为活源，舟车得以通济，田畴资以灌溉，间里交頌”。40年后，到至正年间，常州路判官朱德麟又浚城南渠，“创城东仓，徙旧城于无锡，以便委输，常州漕渠（指南市河），旧贯城东民庐，水浅舟胶，则昼夜喧阗，为邑病。分运河水绕城而过”。由此可以确定，从元代开始城南渠已经开通行船，成为运河的主要航道，“东仓”也在此时初步形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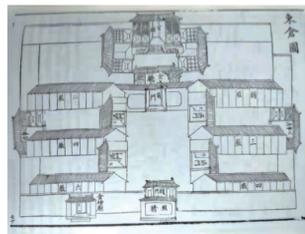
“东仓”的选址也可以对上述结论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。明代宣德年间，常州漕渠还是经过新坊桥、元丰桥、太平桥直通向东流的，万历九年才“筑城成两坝，开新河”，使河水在今天东坡公园西面拐弯向南流。如果当时城南渠没有开通的话，周忱不可能在远离漕渠的地方建仓。这也说明“东仓”早在宣德年间即周忱主政江南时就存在了，周忱只是在原“东仓”的位置上进行大规模拓展扩建。当然这也是“东仓”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段，周忱的作用依然是无可替代的。

皇粮国库，钱粮漕米，从来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存基础，是国之根本。作为储存粮食的仓廩也是各级官府的理政要事，容不得半点疏忽，故历代朝代对“东仓”都有修葺记录。史料记载，明代弘治九年、嘉靖四十年、万历二十九年、清代顺治、康熙、雍正年间，“东仓”均有修整扩建。从清光绪五年《武进阳湖县志》中记载的“东仓”图志上看，当时常州府衙的“东仓”布局规整，建制俨然，具有成排版仓六大通间，对称排列，每两进之间另有区门，每晚关闭以防盗贼。朝北有头门、照墙，两侧有公事房，朝南有仪门、仓厅和官厅，有正屋和厢房多间，以供办公之用。为保佑粮仓平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东仓还回时在仓廩东北方向沿河一侧建有仓神庙，坐南朝北，为四合院形制，大门朝北有厅屋，主殿在南首，两旁为厢屋，因为有多厢房屋又有空地，后来就顺理成章地改造成了东仓小学。至于仓神庙中供奉的究竟是何方神圣，如今恐怕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。

历经元明清三朝和民国时期，“东仓”已经彻底完成历史使命，又因偏僻市郊冷僻之处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

南宋咸淳四年《武进县地理图》



清光绪五年 东仓布局图



清康熙十四年 东仓位置图

岁月留痕 / 江天舒

常州市国光1937科技文化创意园有个王净将军纪念馆，那天慕名去时吃了闭门羹，不过看到了大门外陈列的几组产品实物，诉说着上世纪常州电子行业的辉煌，其中有台雷达让我驻足凝望。那圆锅盖状的跟踪天线、长条的搜索天线和箱体浑然一体，镶嵌的铭牌上写着“341甲炮瞄雷达”“1972年在王净将军关心下研制成功，国内首台”。常州第四无线电有限公司捐赠（图1）。

物是如此亲切，字是这般熟悉。因为“四无”厂是我踏上社会的第一站，341甲炮瞄雷达（以下简称“341”）是我接触的第一个“工作伙伴”，虽距今已40多年，但那时的点点滴滴又浮在脑海。

我于上世纪70年代末进厂，后读电大，1983年8月毕业设计做的就是“341”的定时器，回厂后从事“定时器集成化”试验。雷达作为现代战争中的关键装备，庞大复杂的系统需定时器来协同，才能体现出神同步、快反应、紧配合的特性。定时器是基准，是“定海神针”。面对全新的“341”，我在啃技术说明书熟悉它的原理、上机摸索它的构造的同时，还要涉猎诸如《高稳定晶体振荡器》等一本本技术书，边学边干，用当时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对其进行“升级改造”。毕业设计指导老师杨欣元、集成化试验负责人狄小芳都是那样和蔼可亲，既放手让我去试，又严把关键点。当试验遇到瓶颈时，两位师傅专程带我到扬州723所（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第七研究院23研究所），那是我工作后的第一次出差，一天时间从早到晚，讨教、交流、切磋。研究所旁边是扬州著名园林“小盘谷”，由于时间紧，那里的亭台楼阁也没顾得上看一眼。特别是与狄师傅相处的日子里，电路一遍遍画，试验一次次做，在阵阵松香与焊丝混合味中，尝尽了无数次失败的懊丧和最终成功的欢欣，更学到了她执着与细心的品行。到1984年“五一”节前，“定时器集成化”方案通过了审定。

由于受当时“百万大裁军”等宏观形势影响，“定时器集成化”的技术革新没有深化下去。其实，别说一个定时器，就是庞大的“341”，该“上”时争分夺秒，该“下”时毫无怨言，工厂的发展史就是这样写成的。

1990年，我调到厂办当秘书，有机会了解到工厂的过往。“四无”厂从1957年的棒桂坊标准生产组起步，一路走来，直到1965年由集体企业转为全民企业，更名为常州第三航海仪器厂。一批批哈军工、西军电等院校的师生汇聚到此，1970年从仿制入手，开始了军品雷达的攀登之路，1972年试制出第一

蹉跎岁月 / 陈可欣

祖母已经故去10年了，她的音容笑貌恍然还在眼前。掐指算来，她若健在，已经99岁了。

祖母生于1927年，娘家是溧阳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靠着叔婶生活，未及笄之年就嫁到金坛。我家祖上及周边村的村民是从高邮、泰州等地逃荒而来，讲的都是苏北话，祖母讲溧阳话，属吴语，硬而难懂，村上人都叫她“蛮子”。

金坛与溧阳交界之处紧邻旧都南京，又靠近茅山抗日根据地，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日伪军与国军、新四军在此长期反复缠斗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。抗战期间，新四军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抗日，不断打击骚扰日寇，使日伪疲于应付，打出了人民战争的威风。

小时候我就喜欢问祖母：“有没有看到日本鬼子？是不是像电视上那样穿凶恶？我们村上有没有人参加新四军打鬼子？你为什么没有参加新四军……”

祖母说她本来是有机会参加新四军的。那一年她11岁左右，有一个女教师从镇江到溧阳下乡教书，她动员女孩子参加新四军，去抗战第一线当医务人员。祖母报了名，正准备出发时被小姨妈知晓，急忙赶

# 此生欣逢“341”



图1



图2

台性能样机，1974年安装到北海舰队试用，1977年通过了海军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设计定型，1980年“341”加入“双30系统”大家庭，同年工厂更名为常州第四无线电厂。之后，又新增军品375甲远程侦察雷达、民品线切割机、电视差转机、“星球”牌收录机……“341”在研制过程中得到了时任国家四机部部长王净将军的关心，我当时并不知情。

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激情岁月。当时工厂在“341”总体组下，分设发射、接收、定显、伺服4个组，我完成“定时器集成化”试验后，在定显组从事定时器调试。1985年曾两次随队到山东威海的海军某基地参加“双30系统”联合实战演

练。印象尤深的是第二次，我们9月11日到达基地，和来自邯郸的指挥仪厂、重庆的炮厂、四川万县的方位水平仪厂的技术人员，在海军舰艇协同下投入紧张的联调之中。作为师傅们的助手，我在“定时器集成化”试验中养成的细致派上了用场。我们不断发现问题、修正数据、缩小偏差。系统的磨合过程有时很痛苦，需要据理力争，有时又很幸福，共享成功喜悦。

由中国海军装备技术部组织的实战演练拉开帷幕，这是“341”生产定型前的关键一仗。节前的一次在28日进行，是日万里晴空，军舰劈波斩浪驶到既定海域，我们作为保障人员，站在舰首指挥舱里，看着“341”显示器一圈圈转动，准确捕获，实施跟踪，海

军操作手随着一组组指令，调整方位，按动按钮，炮弹飞出，蓝光闪过，准确击中一个个目标。演练结束后，海军首长高兴地在甲板上和我们“四无”厂全体人员合影留念（图2）。

没料返程途中，暴雨不期而至，还夹杂着冰雹，军舰在狂风中从“横摇”变成了“纵摇”，仿佛在无节制地劲歌热舞。站立不稳的我，有种五脏六腑被掏出来之感，便赶紧到士兵舱里躺下，幸好未吐，没有战士们戏称的“交公粮”。

10月8日还要进行一次出海演练，中秋、国庆双节只能在部队度过。战士们一改平日的严肃，为我们钓鱼、捞海参，抓到的各色海鲜大多直接煮了吃，味道特别鲜美。我和同厂师傅朝夕相处中增长了诸多社会阅历。从海边到营房有段没有灯火的小路，同行的陆锡根师傅对我说：“走夜路不要回头，双肩上有灯保护自己，若回头灯就吹灭了。”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话，或许是笑谈，但似有往无前精神在。另一位陆坤祥师傅颇具文气，当人们“甩老K”时，他便捧着一本陈从周的《书带集》，待我知“书带”涵义后，深感其平淡清雅之美。

在整整一个月的出差中，更有亲人的牵挂。父亲专门捎来绒线衣，母亲来信细细叮咛，我至今珍藏。我和同行者一道，专门随车托运烟台苹果让父母尝鲜，因是慢车，遗憾苹果到家已烂了不少……

入职欣逢“341”，学技术，长见识，励心志。它是我生命里的“过客”，但已在我心中永生。

# 祖母和她记忆里的抗日战争

来将她拉回家。一是她对女老师的身份存疑，二是她觉得祖母年纪大小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祖母自幼没有亲娘老子，不忍心她这么小就出去讨生活，何况是风险极高的战场。解放以后祖母还见过当年想带她走的女教师，她那时在镇江地委工作，想来这位女教师当时是组织安排来发动群众抗日的地下党。祖母经常跟我说，如果跟着她走就好了，也不至于当一辈子文盲，当然也可能早就牺牲在战场上了。

祖母第一次遇到日本鬼子是她嫁到社头不久。她跟年纪相仿的堂伯母在村西祖茔地界割草，突然听到一阵枪响，不久就看到不远处有几个人拼命地自东向西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回头打枪回击，后面跟着日本兵与伪军。她俩吓得躲在坟堆上，只听见枪声大作，头顶上子弹飞来飞去。她们被突如其来的枪战吓得胆战心惊，等人追远了，急急忙忙跑回家。后来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执行任务时被日本兵发现，遂向溧阳黄金山方向撤退，日本鬼子从社头据点蜂拥而出，向罗村方向追击。

直接近距离面对日本鬼子有一天她和堂伯母去社头集镇，在通往社头方向的一座桥上。祖母回忆说，

她俩正准备上桥，突然听到桥的另一边日本兵皮鞋“咔嚓咔嚓”排着队过桥的声音，她俩吓得躲到一角，低下头等日本兵过去。日本兵里有一个和蔼一点的，看到她俩战战兢兢便停下脚步，从口袋里掏出两颗写着日本字的糖果塞给她们。我问祖母：“你吃了吗？”“吃了。”“好吃吗？”“很甜，但吃得心惊胆战。”“日本鬼子会讲中国话吗？”“不会，只会几个常用词。”

“电影里的日本鬼子都是烧杀掳掠、奸淫妇女，他们在金坛没有干过坏事吗？”祖母是这样说的，日本兵经常换防，有的鬼子真坏，社头街上听说有良家妇女被强奸的。有一年，有几个女新四军被鬼子俘虏了，她们坚决不肯投降，日本人就将她们活埋了。为了恐吓群众不要参加新四军，鬼子拿枪逼着老百姓到现场观看，那些女新四军真勇敢，一直喊口号，直到断气。

鬼子虽然达到了恐吓的作用，也激起了老百姓对他们的仇恨和对新四军的钦佩。有一年，几个日本兵带着一队伪军追新四军到我们村上，那一天祖父和祖母刚刚结婚，祖父穿着一身新的长袍准备出门，一个新四军到村上来躲鬼子，祖父将他藏了起来。当时老百姓藏新四军是常有的事。鬼子追过来问祖父刚才有没有人跑过来，祖父说没看

到。日本鬼子不相信，查了半天没有找到人，就用刺刀恐吓爷爷交出新四军。爷爷假装听不懂，日本鬼子用刺刀捅在他的新袍子上，做出要捅死他的样子。长袍被挑出一个大口子，祖父一声不吭，任由他发威，鬼子见爷爷啥也不懂，也不愿游击队员，只得带人悻悻地走了。走的时候，跟在后面的伪军还在村上抢了一只鸡。

祖母说老百姓最怕日本兵，最恨汪派（伪军），日本兵很少抢东西，都是派“假鬼子”出来抢，汪派见什么抢什么；国军是投降部队，见到鬼子就跑，要不就投降；老百姓最喜欢新四军，新四军守纪律，不骚扰群众。新四军白天不动，一到晚上就神出鬼没，他们没有枪，都是晚上去摸鬼子的据点，抢枪和子弹，或者偷袭鬼子据点，打了就跑。村里晚上经常听到新四军“过军”，大家都知道是新四军去镇上袭击鬼子了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外面窸窣窣有好多人在走动，一家人屏住气躲在门口听着，过了一会，有人在外面叫：“老乡，我们是新四军，今天我们要驻军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害怕。天亮前我们就走，以后我们不会过军这儿了，鬼子已经接到命令北撤，到江北打鬼子。日本鬼子长不了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